

永安文史資料

第八輯

抗日战争时期永安史料专辑

# 永安文史资料

##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永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封面题字：**罗 钟**

封面设计：**李国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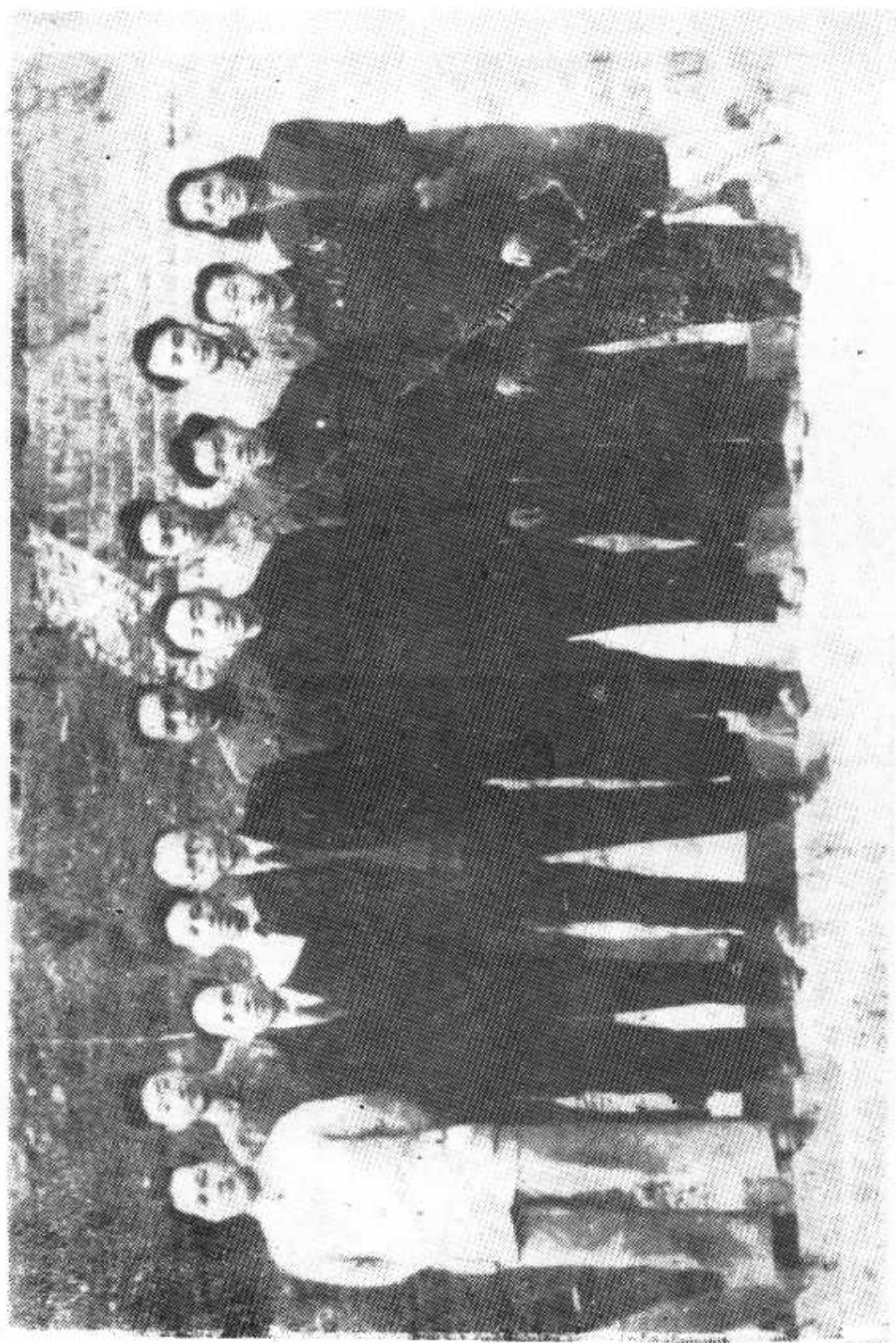
**永安文史资料**      **第八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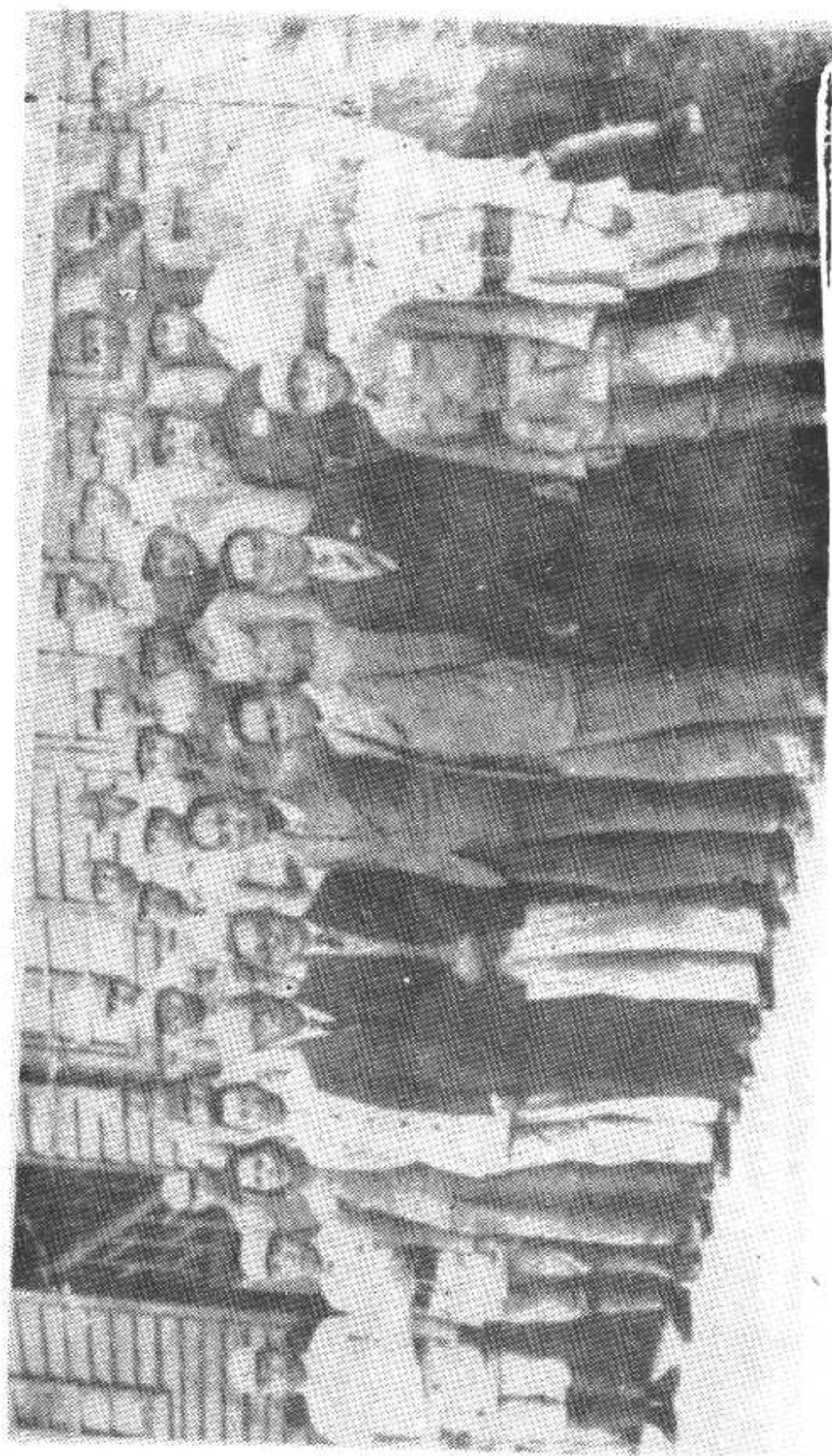
**编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永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 刷：**永安印刷厂

---



1945年省社科所迁福州前夕全体人员留影（前排左第三人为所长王亚南）



1940年10月陈嘉庚先生在永安与前来迎接的大田集美职业学校师生代表合影（前排中间者为陈嘉庚）。

# 目 录

- 1、 严家显与黄历的省农学院……………邓家棠 ( 1 )
- 2、 回忆万桢先生和永中歌咏团……………章良猷 ( 5 )
- 3、 郑贞文在吉山……………邱其永 (11)
- 4、 黎烈文在永安的七年……………邓家焕 (15)
- 5、 陈嘉庚在永安  
    —记集美职校学生来永安迎接的情景…华满荣 (24)
- 6、 赖维勋博士办农场……………黄子云 (26)
- 7、 永安剧坛上的一员骁勇战士……………赖承光 (29)
- 8、 抗战时期的省卫生试验所……………陈耀民 (33)
- 9、 校庆怀旧……………赵 震 (37)
- 10、 忆永安的一次“万人大合唱” ……陆华柏 (43)
- 11、 “六角亭”生活的回忆……………甘宗容 (46)
- 12、 七月永安大逮捕……………叶康生 (53)
- 13、 燕江回忆……………叶康生 (77)
- 14、 战时的福建省商会联合会……………林仲阵 黄启龙 (84)
- 15、 抗战时期的永安邮政……………赖茂功 (87)
- 16、 抗战时期的永安电信……………赖茂功 (91)
- 17、 战时吉山的司法机关……………刘维洋 (97)
- 18、 战时大湖的教育卫生事业……………赖华编 (100)
- 19、 战时永安的军事机构……………李克承 (104)
- 20、 战时永安的行政基层组织……………步 安 (109)

- 21、茅坪的福建省训练团……………李 继 (113)
- 22、永安的康乐新村……………曾纪增 (117)
- 23、战时永安的粮食生产……………赵应琴 (122)
- 24、战时永安的发展农业措施……………赖林炳 (125)
- 25、战时永安私营中西医药……………曾纪增 (131)
- 26、永安中南旅运社……………陈瑞武 (133)
- 27、永安救火会……………魏启东 (135)
- 28、“南社闽集”在永安……………罗 钟 (139)
- 29、抗战时期的九龙溪沙溪整治工程……………陆超虎 (144)
- 30、战时永安城郊的变化……………邓有章 (147)
- 31、《现代文艺》在夹缝中求生……………萧传坤 (150)
- 32、永安进步文化的小插曲……………萧传坤 (154)
- 33、战时永安粮食机构和粮价变化……………赵应琴 (157)

# 严家显与黄历的省农学院

邓家棠

抗日战争时期，省会迁来永安山城。1940年初福建省政府筹办省立农学院于黄历，严家显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创办学院的困难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学院的一瓦一椽之营建，一事一物的安排，无不煞费苦心，正如严家显院长在第一届毕业纪念册序言中所写：“溯余来主院务，四更寒暑，受命于战时肇创之秋，着手维艰，用心良苦，谬以先觉自期，窃抱乐育之志，敢辞劳怨，但矢精诚……”。这也表明了他当时的思想境界。他热爱祖国、热爱学生，以培养农业科学人才、献身教育、振兴中华为己任。他面对荒山僻壤，惨淡经营，终于建成农业高等院校。农学院初办时设农艺、园艺、森林、农业经济、农化土壤、畜牧兽医、植物病虫害等七个系，至1942年调整为农艺、园艺、森林、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五个系。

严家显上任伊始，首先抓两件大事。一是想方设法延聘知名的专家学者来院任教，其中有包望敏、程世抚、周明艮、张彬忱、骆君驩、林传光、陈振铎、李先才、李凤荪、周昌芸、卢润孚、张效良、裘维藩、金德祥等。当年上课没



有课本，只依靠老师的讲授提纲作课堂笔记，并根据老师指定的参考书目在课外阅读补充。由于本院图书馆藏书充实，保证了正常活动的进行。其次，是竭尽全力抓设备。在他的努力下，农学院的设备较为齐全，有生物理化实验室及各系实验室和研究室。农场、畜牧场、园艺场等设备良好，如当时拥有四架最新式的手摇计算机，数十架显微镜，有种子室、昆虫室和三座大型的温室。这些设备器材，很多是从当时已成为“孤岛”的上海采购，冲破重重封锁，千辛万苦运回来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年有位英国学者来黄历访问，他认为：“福建农学院作为一个高等学校，在战时能办成这样规模和拥有这样的环境，是值得赞许的。”严院长治学谨严，他扎扎实实抓教学实验，还根据情况，亲自在课外帮助同学补习英语，学习拉丁文，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艰苦朴素、勤俭好学的风气，因此教学质量是上乘的。1943年，教育部在重庆举行全国农业院校毕业班学生的几个学科会试，当时农学院还没有四年级，派出三年级三名同学前往参加，结果都名列前茅，受到瞩目。农学院许多同学在严院长和教师培养下，成为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美国的敏尼苏达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新疆八一农学院、特别是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都有福建农院校友担任教学或重要工作，在农业科研上作出一定贡献，又如第一届毕业生薛承健同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后，他的森林营造和木材造纸的研究成果，饮誉国际；这与母校老师的培养和母校的优良校风，以及“黄历精神”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这里所说的“黄历精神”，可归纳为三句话，一是勤学苦练的基本功，二是艰苦创业的干劲，三是团结进取的精神。

黄历的农学院在永安曾演出不少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醉生梦死的话剧，其中有邵荃麟的作品《麒麟寨》和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及宋之的的《雾重庆》等大型话剧，对永安话剧运动作出一定的贡献。

#### 附：严家显先生一家

严家显先生，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后赴美国敏尼苏达大学留学，获得昆虫学博士学位，因学业优秀，荣获过两把“金钥匙”奖。抗日战争发生后，严家显先生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

严家显先生夫人王祖寿女士原籍福州，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她在抗战时随同其夫来永安，也在农学院任教，后来随严家显先生去重庆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抗战胜利后又随复旦大学复员回上海至今。王女士现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常委，徐汇区九三学社副主委。1952年，严家显先生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科学院昆虫系主任，因病不幸逝世。王祖寿女士把五个女儿抚育成人，现在大女儿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二女儿在美国获得电脑博士学位，三女儿在丹麦留学二年，现获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电力博士学位，四女儿在美国获得电脑硕士学位，五女儿正在美国留学。

严家显系严家淦先生堂弟，他俩从小都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书，都是高材生。他俩感情很好，无所不谈，有事互帮。严家淦在永安任财政厅长时，介绍严家显来永安任农学院院长。严家显家曾三度住在严家淦家中，同吃一锅饭，特别是严家淦夫人刘基权对家显家人照顾得很好。王祖寿在黄历生第一个孩子时，孩子的衣衫都是她帮着准备的，每次坐月子

时，基权经常来家显家看祖寿，如亲姐妹一样。严家显去重庆复旦大学上任，当时物资供应困难，为了筹备路上的干粮，基权通宵达旦，连夜为家显全家烤制干粮。严家淦非常关心福建农学院，他经常从渔潭或茅坪驱车到黄历巡视农学院，看望家显，曾两次来农学院作学术报告，探讨大豆化学问题。

抗美援朝时，严家显响应祖国的号召，从事反对美国细菌战争的研究工作，他欲带病从戎，不幸在整装待发前夕，因癌病突发，医治无效逝世。病发时，他还嘱其四弟病理学家严家贵代兄从戎。1988年10月，黄历农学院部分师生，为纪念已故首任院长的功绩，由海内外和港台校友捐建一尊严家显半身铜像，置于福州金山农学院，也寄意海峡两岸校友，加强联系，同心协力，为振兴中华农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回忆万桢先生和永中歌咏团

章良猷

离开吉山母校永安中学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那块夹在山麓溪旁，在青少年时代哺育过我的土地，那在抗战时期度过的中学生活，时时勾起我记忆的丝缕。而常常萦回于我的脑际的是当年回荡在园里的歌声。

这些熟悉的歌声首先使我想起我们的音乐老师陈万桢。那时，我们管老师叫先生，称呼时不用姓只用名，所以大家都叫他“万桢先生”。大概是这样叫惯了吧，现在我还觉得叫“万桢先生”要比“陈老师”更亲切一些。

万桢先生1941年来永中，1945年离校，在他执教的这段时间，永中的音乐教学显得特别活跃。他体弱，还患有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犹如现在的癌症。但凭着他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爱，他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一个人承担着全校高初中各班的音乐课，用全部心血浇灌着永中的音乐园地；他传播音乐知识，使我们窥见了音乐殿堂的一角，引发了我们对音乐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是抗战时期在永中的音乐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而成绩卓著的一位杰出的园丁。

万桢先生有一付出色的歌喉，声音浑厚而又明亮。他更

弹得一手好钢琴，一曲曲优美的旋律从他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指间流淌出来。一个又会唱歌又能弹琴的音乐老师自然受到同学的欢迎，一周两节的音乐课成为最吸引我们的时刻。

教唱歌是音乐课的主要内容。他教了我们许多抗敌歌曲，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呼声。《睡狮》、《八百壮士》、《太行山上》、《长城谣》、《思乡曲》，还有陆华柏的《故乡》等等，有的歌声雄壮，有的比较抒情，它们都激发人们同仇敌忾的感情。抗战已成为历史，但这些歌曲是难以忘怀的。

除了抗敌歌曲外，万桢先生也教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歌。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歌曲，使我们了解五四以来的音乐传统。我们唱过李叔同的《春游》和他填词的“长亭外，古道边……”，我们也唱过黄自的“花非花，雾非雾”，“秋色近，起西风”等等。现在电台播送的“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绝大部分就是当年音乐课上曾经唱过的。万桢先生教我们唱德沃夏克的《念故乡》、勃拉姆斯的《摇篮曲》、鲁宾斯坦的《春来了》这些外国名歌，把我们带到更加广阔的音乐世界。

在永中唱过的歌当中，现在最令人难忘、最教人动情的一首歌是卢前作词、黄自作曲的《本事》。这首小歌是卢前到福建音专来任校长后在永安流传开来的。歌词只有几句“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这首歌几乎人人都很喜爱，当时只觉得它悦耳动听。而在长大以后，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唱起这首歌就不由得引起往事的回忆，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哺育过我的土地。现在每当我们老同学聚会回首当年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本事》，把我们对永中生活的怀念寄托在歌声里，卢前自己有诗云：

“闻君歌本事”，“使我九回肠”。这首歌确实有这样的魅力。

万桢先生教我们唱这些歌是一种美育的熏陶。它逐渐地，在无形中，提高了我们对音乐的鉴赏能力。那时，在抗战后期，来自上海的所谓流行歌曲已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但是这些格调低下的靡靡之音，在永中校园里没有它们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万桢先生平日的音乐教育潜移默化的效果。

音乐课程除了教唱歌外，万桢先生还教我们乐理和音乐的入门知识。我们不但学简谱，也学五线谱。我现在看到五线谱上几个升号和降号还能够判别它是什么调，“多”在第几线或第几间，就得益于他当年的教导。在音乐课上万桢先生还给我们讲什么是“朔拿大”（当时还没有译成“奏鸣曲”），什么是“交响曲”；管弦乐用什么样的乐器——由于学校的乐器仅有一架钢琴，我们只能从图上来认识“巴松”和“奥博”。

现在，中学生活已经过去几十年了，音乐课学过的东西大部分似乎还记忆犹新。这几年，我见到不少已经两鬓如霜的老同学，他们都众口交赞在永中所受的音乐教育。他们现在不管是医生，是工程师，还是教授，对那些年学过的陈年老歌，都还能“朗朗上口”。我想，当一位音乐老师知道他已经把音乐植入学生的心灵以致终生不忘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吧！

万桢先生来永中后，为了提高同学的音乐水平，还组织成立了永中歌咏团。

永中歌咏团规模不大，只是一个二十多人的集体。成员是万桢先生从全校高、初中年级的同学中挑选出来的，可说是集中了永中唱歌的精华。从一个普通中学的歌咏团体来

说，它的整体水平是不算低的，而其中还确实有一些颇有天赋的尖子。如胡永祚，标准的男中音，声音宽厚洪亮，音量之大说他是“以一当十”，决非戏言。张仁祥，是歌咏团数一数二的女高音，音色圆润柔美，她在一个老师自编的话剧中独唱《姑娘，你十八岁了》（陈万桢作曲），现在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欧阳端、张霞笙等等，也是团里的佼佼者。

歌咏团主要是排练合唱，平时每周练习一次。每逢练唱，很少有人无故缺席的，用现在的话讲，团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很强的。那时没有“动员”，也没有什么“思想工作”——大家出于共同的兴趣和责任感，很自然地都按时来参加练唱。这样一个集体，既有一定的素质，又很齐心，加上万桢先生严格的指挥和训练，永中歌咏团的水平，在当时的永安，除了福建音专外，恐怕就要数它了。

歌咏团每学期总要举行一次音乐会，向全校汇报练唱的成绩。每逢这一天，台上挂起汽灯，台下师生济济一堂，我们既忙碌又高兴，就象是歌咏团的节日一样。最兴奋的当然是万桢先生了。到我们的大合唱出台时，他手持指挥棍，时而有力地时而柔和地挥动着手臂，左手还不时给各个声部发出提示，再配合脸部的表情，显示出娴熟的指挥艺术。后来，万桢先生选择合唱指挥作为他终生奋斗的事业，这一志愿也许就滥觞于永中歌咏团吧！

歌咏团的合唱确实还有一些水平，如《满江红》、《旗正飘飘》、《保卫黄河》、《我所爱的大中华》这些歌，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还是能达到相当的力度，烘托出应有的气氛。一些有相当难度的歌，象清唱剧《长恨歌》的几首选曲，唱的效果也不错。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哈利路亚》，亨

德尔的传世杰作《弥赛亚》中一首最著名的合唱曲，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英文来唱的合唱歌曲。这首歌万桢先生用了不少时间教我们练唱，演出时大家唱得都很卖力。那次音乐会可说是这首世界名曲在山城永安的首演。那天晚上，音专的一些同学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对我们唱的《哈利路亚》颇为赞赏。得到音专老大哥的褒奖，可以想见我们该有多高兴了。

音乐会上还有独唱、重唱节目。象张仁祥和张霞笙的女声二重唱《杜鹃》，她们俩配合和谐，当唱到“归去，归去”的时候，真象是杜鹃在声声啼唤。欧阳端的《我住长江头》，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现在电台时常播这首歌，象是条件反射，每当听到它就会联想起她演唱时的样子来。

学校老师也参加我们音乐会的演出，因此它不管是师生联欢会。有两位刚从厦大毕业来永中的女老师，一直和我们一起练习合唱，也一起参加演出，无异就是我们集体中的成员。在音乐会上还有老师的独唱、师生合作的四重唱，而万桢先生的钢琴独奏和徐志德先生的小提琴独奏是最叫座的节目。徐志德先生原是在福建音专教小提琴的，他的小提琴加上万桢先生的钢琴伴奏，真可谓珠联璧合。许多西洋古典音乐的曲目：《军队进行曲》、《圣母颂》、《梦幻曲》、《小夜曲》等等，我是从他们的演奏中才第一次听到的。他们的演奏吸引不少音专的同学专程从上吉山到下吉山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我参加永中歌咏团的活动整整三年。这个超乎班级的集体，在我的中学生活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在，当年在一起引吭高歌的团友们已都天各一方，有的已不幸作古。那一幕幕曾经带给我们欢乐的高吟低哦的场景，只能在回忆中去追寻了。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向现在虽已退休，但仍在担任一个合唱团的指挥、继续奋斗在音乐战线上的万桢先生，祝愿他事业成功。我也向永中歌咏团现在天各一方的团友们真挚地问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一起唱“记得当时年纪小”呢？

